

阿耐
作品

Ode to
Joy ③

欢乐颂
典藏版



青春有各种各样的，伤痛却无法雷同。
我们路过别人的喜怒哀乐，然后走进自己的生活。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Ode to
Joy

阿耐
作品

③

欢乐颂

典藏
版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欢乐颂 : 典藏版 / 阿耐著 . -- 成都 : 四川文艺出版社 ,
2016.3

ISBN 978-7-5411-4265-9

I . ①欢… II . ①阿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038945 号

HUAN LE SONG
欢乐颂
阿耐 著

【
典
藏
版
】

特约监制 刘运东
特约策划 肖 恋
责任编辑 李淑云 (lishuyun98@gmail.com)
整体装帧 程 然

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(成都市槐树街2号)
网 址 www.scwys.com
电 话 028-86259285(发行部) 028-86259303(编辑部)
传 真 028-86259306

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成品尺寸 165mm × 235mm 1/16
印 张 82.5 字 数 1000千
版 次 2016年4月第一版 印 次 2016年4月第一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11-4265-9
定 价 98.00元

Ode to
Joy ③

阿耐
作品

欢乐颂

典藏
版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第 51 章

安迪一想，可不是，老包连离婚都离出癌症来呢。难道真指望魏国强？再回头想，安迪有件事不明白。“她为什么坚持不懈地做毫无建设性，却让谁都不痛快的事？”

“真是难以启齿，几年前我也问过我爸这个问题，大约是私生活不幸福导致的内分泌失调。我和我爸都有过反抗，但都发现，谁都挡不住她的坚持不懈。总之，我再跟她谈谈。”包奕凡不禁叹了一口气，“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。”

安迪不禁想起第一次见包太，在一家烧烤店，包奕凡一看见包太出现就满脸不耐烦，当初还以为包奕凡这么大了还逆反呢，今天才知原因。“原来我是未来可能不正常而自知，很多人是当前不正常而不自知。”

“所以我经常说你怕什么，病态的多了去了。怎么跟我妈说才好？今晚本来挺好玩，扫兴。”

“今晚本来很好玩，是指来了个你前女友？高中同学？以你的资历，估计已经不是初恋……”

“嘿，什么资历，什么资历……”

“别以为我没上过初中高中，像你这样的，初中就给女生传字条了吧？难怪你

妈把你看得死紧。跟她怎么分的？”

“我移情别恋了。”包奕凡说得非常直接。

安迪见包奕凡说得如此之小菜一碟，不禁一愣，“哪天你会不会也来个电话告诉我，你移情别恋了？”

“呵呵，不能说真话啊，一说就被对号入座。在我看来，爱情不是以年度或者长度来度量，爱情完全是感受，相爱就相爱，不相爱就别勉强在一起。我父母那惨烈状况，够所有人借鉴了。”

“我家的经验教训跟你家的一样，勉强的结果是惨烈，还祸及于我。行，你是对的。哪天我移情别恋了，我也会坦诚告诉你，在我们双方都能接受不相爱别勉强的共识之下，惨烈后果应该不会在我们身上发生。你完全可以这么跟你妈坦白。她还想什么包家的千秋伟业呢，我们两个其实只面对当前。所以什么结婚不结婚的，小两口津津乐道的一纸婚书相当于法律文书，反而增添结合与分手两部分手续上的麻烦。”

包奕凡听得脸都绿了。他瞅准个车位，将车拐过去停下，默默盯着安迪思考反驳的句子，可只要顺着他的逻辑走，得出的就是安迪说出来的结果，可见逻辑正确未必意味着结果的正确。他伸手拥抱住安迪，“我们……我从与你在一起的第一天起，想的就是天长地久，而且我们有了孩子。我不接受你哪天对我提出移情别恋。”

“我也这么想，可理论上，这是自欺欺人，你有经验，肯定比我更清楚。而且理论上，你妈这么闹挺消磨感情的，她会如愿，很快我见到你的时候，会越过你看到你背后你妈隐隐约约的影子，我还怎么跟你相爱，直接跟你妈相爱得了。这也是理论上，目前事实上还没实现。目前我还想着与你坚守在一起。噢，真讨厌，你为什么要若无其事地跟我提移情别恋，爱情要是上升到理论上，可真没意思，想想都没劲，仿佛是自欺欺人地做着兴高采烈的昏头事。”

包奕凡相当沮丧，他这一辈子，“理论上”这三个字都用在别人身上，今天才第一次被别人硬摁到自己头上，才发现这味道太不好受，犹如火热的生活当着他脱下画皮，露出狰狞的血肉。“很伤人。”

“什么很伤人？主语是什么？”

“人家还在感情上的时候，你若跟人理论上，正沦陷在感情上的人必受伤。”包奕凡不免想到他的情感历史，还是承认算了。他以前确实从未想到这一层，因没

人让他经受这一层。

“我妈当年如此受伤，精神分裂了。你妈……其实也已病态。好吧，我可怜我妈的遭遇，至今不原谅魏国强。你妈，我也理性对待吧。你不用找你妈谈了，我自己来。”

包奕凡想不到安迪却是完全不关心他的反省，女人不应该专注于他的感受吗？偏偏他遇到一个不拿他当回事的。包奕凡完全无所适从，“我在说，我以后要改改，我要从一而终了。”

安迪却沮丧地嘀咕：“被你害了，现在听你说这话就像听骗子发誓。”

两人相对哭丧了脸，都不知该如何表达才好。包奕凡无奈地道：“你真是神人，跟你在一起每天有新体验。我们继续说回家亟待处理的事。你也帮我想想怎么跟我妈说。”

“不用你了，我自己来。”

包奕凡将信将疑，将手机交给安迪，“号码在上面。”

安迪将手机推开，“我记得。”她都不用去翻自己手机上的通讯录，直接按下一串数字，包奕凡看着，就是他妈的号码。他本来准备开车上路，此时心中有预感，电话内容必定震撼，他只能袖手等在一边。

安迪接通包太的电话，就道：“您好，包太，我跟包奕凡在一起。听说您去了黛山。”

“啊，安迪，你这么快知道了？黛山风景挺好，我跟朋友们来这儿住几天。听说是你老家？”

“包太，不跟您客气，我打开天窗说亮话。包太，您和您的人从北京时间晚上八点起若不离开黛山，我让您第一个小时损失一千万，第二个小时两千万，第三个小时四千万，递增。如果一天不离开，不仅蚀光账面上的钱，我还可以放大杠杆，让您倒贴至破产。美国股市将开，欧洲股市正热闹，您走着瞧。赚钱不容易，亏本太容易。一切操作，以您每个小时打给我的当地座机电话区号为准。就这样。”

安迪说完就挂了电话，扭头看向包奕凡。包奕凡愣愣地看着安迪，但很快点了点头，“抓到命门了。你还真想得出来。”

“不跟你开玩笑，我玩真的。当初你妈撇开协议拼命求我额外劳动，替你们做海外，让我今天都不用做手脚，也不用受协议约束。你可以直播。我不会再跟她讨

价还价，我有我的一口价。鱼死网破不顾一切，谁不会。”

“昨晚我跟我妈说我是风箱里的老鼠，今天这话要跟你说了。”包奕凡无奈地缩回到他的位置上，叹息，可也心里清楚，罪魁祸首是他妈。问题是这两个女人都强悍，他妈憋着不给他打电话询问，而安迪已经掏出电脑开机操作了。两个人完全就是扯着他的大旗却不把他当回事。事到如今，一场因他而起的争夺战，他却成了旁观者。

包奕凡想来想去，几乎是满嘴苦涩地看着完全投入到电脑前的安迪，给他爸打去电话，告知详情。老包情急之下，下意识地来了一句，“两个疯子！”包奕凡闭上眼睛，无言以对。尤其是“疯子”两个字，惊心动魄。

“你做你女朋友思想工作，我做你妈思想工作。”

“我们谁也做不了。只能等她俩谁先崩溃。不，等妈崩溃，等安迪心软。我们两个真没用。”

安迪闻言，看了包奕凡一眼。但箭在弦上，由不得她。

老包骂骂咧咧，可父子两个还真拿两个悍妇没办法。包奕凡不是没办法，但他做不出，本来就是他妈挑起事端，他理亏在先。

父子结束通话没多久，包太终于给儿子打电话。“你爸说，你女朋友还真做得出来？她还不想进包家？”

“包家在她眼里算个屁。”

“你不是在她身边吗？你管不了她？两个人别合起来跟我演戏。”

“我在她眼里算个屁。”包奕凡说完就将电话挂了，都别想逼他。他拿着手机走了出去。

但包奕凡万万想不到，他才走出车门，刚又与他爸接通电话，安迪在车子里冲他大喊一句，“包子，我先走一步，不让你现场为难。”声音刚落，车子轰地疾驰而出。包奕凡怔怔地看着车尾消失，“爸，她撇下我在路边，自己跑了。看来铁了心。”

“疯了，真是疯了。你追上去，不惜一切代价阻止。拔电线什么都可以做。我这儿对你妈说话。到底是为什么啊？”

包奕凡说话间早已找辆车，直奔欢乐颂而去。出租车哪儿快得过宝马 M3。一路上，包奕凡压根儿就见不到 M3 的尾巴。可令他吃惊的是，他紧赶慢赶地推门而入，却发现 2201 空无一人。幸好，安迪的手机是通的。“你在哪儿？”

“不幸迷路。幸好找到飞快的 wifi。”

“你说一下地址，我去接你。”

“你别来了。”安迪说完就果断结束通话，空出机子，等待包太的动静。只要包奕凡跟她在一起一天，她手里捏着包家的钱，她就有办法治包太。至于哪天与包奕凡分手了，包家的钱离手，那么与包太的矛盾也自然终止。包太最在意的不就是钱吗。

她不知道包家的人如今怎么在沟通，她耐心地等，也决定到时间便果断地痛下杀手。包家的损失？她顾不上了，她需要顾及的是自己。

终于，在乌云压顶的逼迫下，包太来电了。第一次，包太还神气活现，还想充什么长辈，安迪果断挂断电话。于是第二次，不到五秒钟后，包太再次来电。这回，态度平等。安迪在看到他们上车的照片之后，才开恩宽延半小时。

而她，也慢慢开车上路回家。她并未迷路，这段路她正好熟悉。

可是，打开2201的门，也是空无一人。安迪心惊，神经质地找遍屋子的每个角落，依然没有发现包奕凡的踪影。此时，包太的电话再来。安迪一丝火气儿都没了，冷冷地道：“你儿子走了，到底儿子偏心亲妈。看来你以后不用再为我操心了。不过，今晚，我还是得看着你离开黛山，一直盯着你回到家。明天周末，我陪得起。请你继续赶路。”

“我一时走不出大市，固定电话区号没变，我发高速服务站照片给你看。你收短信。”

安迪看了照片，又查地图，果然是在离开黛山的高速路上。她冷笑。

理论上，看来可以结束与包奕凡一起自欺欺人地做兴高采烈的昏头事了。但并非因一方移情别恋。这点始料未及。

一阵子忙碌暂时告个段落，安迪开着两个电脑，继续分别链接操作页面，人开始寻找白开水安抚不舒服的胃。正喝水的时候，手机叫响。安迪赶紧扑过去接听，以为是包奕凡的来电，显示的却是一个陌生号码。安迪接起，那边竟是老包。安迪只得克制胸口泛滥的恶心感觉，先自觉道歉。“对不起，包总，我并非有意。劳您操心了，非常抱歉。”

“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”

“我非常不愿意生活被包太一再干扰，最初她以为我是魏国强的婚外情人，闹

到我工作场合，还不顾我声誉在圈内乱打听，然后不断干涉我跟魏国强的关系，完全不顾我的意愿。但我不是她手中的棋子，我多次提出抗议而无果，她如今再次捕风捉影地干涉我私生活。我不明白她为什么对人这么恶意，对不起，必须终止，没有商量。”

老包显然对直言不讳有些惊讶，但依然态度和蔼地道：“看起来我应该早点儿直接给你电话。我支持你。不过前提是并没有对我造成太大伤害。现在进程怎么样了？”

“包太已经结账离开饭店，上了高速。因此我这边还没制造损失，还好。”

“开弓没有回头箭，接下来你准备怎么办？我有个最简单的要求，你动手操作之前，给我一个电话，让我知道我的钱要被割肉了。”

“对不起，恕不答应。对您太太，不玩真的，不决绝，我就死路一条。尤其是开弓没有回头箭，中途变卦我只会死得更惨。抱歉。即使我身体吃不消，今天也一定要死撑到最后，看到她回家，在我指定地点拍照上传，我才能罢休。”

“唉，理解，非常理解。为你着想，我倒是有个笨主意。比如你看到我太太已经走出四小时的路程，你可以关掉手机睡三个小时，她在三个小时内回不了出发地，变不出么蛾子。你睡好后继续盯着她汇报行程，两不耽误。”

“好主意，非常感谢。我选个那边中午休息的时间，关机睡觉。谢谢您的好主意。”

“不客气，以后是一家人，需要共同面对类似问题还会出现，我到底是比你经验足一些，哈哈。也希望你手下留情。”

安迪也莞尔，想不到以往不大接触的老包如此开通。她谢了又谢。而手机收到的彩信显示，包太正以时速 100 公里往家里赶。她坐的是路边叫的出租车，临时被安迪逼出黛山，她都来不及找关系要辆好点的车。

然后，安迪才有时间考虑要不要找包奕凡。她给自己洗了一盘草莓，倒入奶油，坐在电脑前吃着盘子里的，眼睛盯着手机，思索要不要主动给包奕凡打电话。可虽然她有主动的勇气，却不知道该说什么。一联系上就得三言两语之间导出结果，她有点儿不敢面对结果。

可正犹豫间，门锁转动，还能是谁。安迪不由自主地扔掉叉子，趴在桌上，猫在笔记本电脑背后看包奕凡进门。

包奕凡进来，一看见灯是亮的，而不是他出门时候的关灯熄火，便四处看了一下，很快就看到趴在电脑后面一声不吭看着他的安迪。他没急着脱掉外套，先问：“怎么样了？”

“你爸刚才也来问。你妈已经上高速。我打算再两个小时后休息两个小时，我是孕妇，没办法。已经跟你爸通气，你爸说他会在那两个小时内盯着你妈赶回家。不好意思，搅翻你们一家人，可我只有一条路可走。”

包奕凡坐到安迪身边，没说话，但叹了一口气，怔怔看着安迪。好一会儿，才道：“我出去散了会儿步。我想如果你找到路回来，我看着你操作，我劝阻也不是，鼓励也不是，我很多余，还是把空间让你吧。”

“谢谢。”安迪看着一脸沮丧的包奕凡，不知道该说什么，不如不说。

包奕凡也张了张嘴，最终没说。“我躺床上看书，你也适可而止。”

安迪依然猫在电脑后面，见包奕凡起身，终于憋不住道：“我知道今晚你天平的一端是你亲妈，另一端是我，你很为难。但你如果因此怪罪被迫揭竿而起的我，我有无数理由反对。”

包奕凡背对着安迪，并无转身的意，我没有怪罪你。你被迫揭竿而起的原因是我，我无法替你解决来自我妈那儿的逼迫。我怪罪自己的无能。”

安迪不禁想到曲筱绡转述的，赵医生在车行冲冠一怒的原因，她看看包奕凡的背脊，不由得将整张脸钻进臂弯里，更加无法说话，只怕说错。她此时深深理解曲筱绡的担忧与害怕。

包奕凡走出几步，听后面没声音，不由得扭头看一下，见安迪如此，难得如此身段，便心软了。“安迪？”

安迪做手势让包奕凡离开，并没抬起脸。“我十一点睡觉，你还是……再出去回避会儿吧。Please。”

“好。我去附近喝一杯。”

但等包奕凡开门的时候，安迪忍不住抬头问：“你，会回来吗？”

“会！”

安迪也不知为何忽然很开心，可耷拉着脸的笑很滑稽，包奕凡在门口呆了一下，还是走了。无法不走，很快他妈就得定时汇报，安迪必定趾高气扬地指示，他该如何面对。有些人，比如他爸妈，只能他自己横眉冷目，而即使亲如安迪，他也无法

坐视安迪对他爸妈横眉冷目。

邱莹莹奋力跑了几天业务，很快，淘宝商店的订单就有了反应。她为此不得不加班打包包裹，等终于将最后一只包装箱封装好，交给快递员，看橱窗外已经夜色四起，路灯辉煌。可她也一眼看到橱窗外悬铃木树边那个熟悉的身影。她不知道应勤靠着树干低着头在等谁。可此事太凑巧，昨天一次，今天又一次，怎么可能与她无关。

邱莹莹早上的激动又回来了，她按捺不住兴奋，收拾好包包，急着下班。走到门口，却迟疑了，怎么面对他呢。主动招呼，会不会像那次在火车站见面，被他嫌弃如撞鬼？

邱莹莹小心推门出去，几乎没弄出声响，但应勤还是一下子抬头，看向邱莹莹。邱莹莹顿时全身石化，与应勤默默相对。她曾一次次地设计过与应勤面对面再次见面时候的场景，她应该大方地问好，笑着说自己很好，笑着祝福应勤，可事到临头，她什么都不会说了，只是呆呆地看着应勤。

店长也下班出来，见此重重冷笑一声，一言不发走开。

邱莹莹与应勤都被冷笑声惊醒，邱莹莹尴尬地道：“我下班了，你买什么自己进去挑，拜拜。”可两只脚却不会移动，依然面对着应勤站立。

应勤低头抓抓头皮，“请你吃饭好吗？想找你谈谈。咳咳……找别人谈都不称心。”

邱莹莹心中简直想哭，就为了找别人谈都不称心这句话。“好啊好啊。”她连忙很热情地道，“就旁边那家水煮鱼馆随便吃点儿好了。”

应勤尴尬得又是干咳了几声，“不好意思，那家店我跟她常去……我们另外找家饭店吧。”

邱莹莹立刻明白了，应勤很宅，难得知道几家好吃的饭店，那还大多是她邱莹莹领去的，而且就分布在公司或者家的附近。如今真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，换了新人去吃那些饭店，她反而没法去了，以免被新人撞见。邱莹莹心中略有不快，但能与应勤吃饭畅聊的快乐完全压制了不快，她领应勤钻地铁，来到欢乐颂附近的饭店。

两人一路保持着一米多远的尴尬距离，即使地铁人多拥挤，他们也是中间夹着

好几个人地保持着距离，就像偷情的男女。但邱莹莹并不觉得，她心中缠绕的都是问题，应勤究竟来找她谈什么。可是两人隔得那么远，都无法交谈。直到下了地铁，两人一前一后地走，邱莹莹像是领路似的走在前面，应勤低头跟着，依然无法好好说话，索性沉默地走路。终于，两人进了一家小饭店，邱莹莹熟悉的价廉物美的小饭店，不约而同地找一处隐蔽角落坐下。

“你看我微博吗？”应勤好不容易在邱莹莹点菜之余急切地问了一句。

“被小关删了，后来也找不到了。”

“其实可以搜关键词，很容易搜到。”

“啊，是啊，我怎么没想到。微博怎么了？”

“大家都很激动地劝说我不能在房产证里添加她的名字，因为房子是我全资买的。可她说的也有道理，万一离婚了呢？她要保障。家里也不同意添加她的名字。”

“当然不同意啦。保障是对等的，你给她这个保障，她给你什么实物？再说了，结婚的前提是两个人之间的信任，不信任你才死死要求保障呢。”

“是啊，你似乎从来没提起过。”

“当然啊，那是你的财产。难道结个婚就得把你的财产转移走？万一她结婚没几天就提出离婚呢？你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啦？这么不合理的要求我死也不会提，要是被我爸知道，他非赶来海市揍我不可。”

“是啊是啊，我家里也一直这么教育我，自己赚的才是自己的，别人的不能伸手要。以前我进去稍微好点儿的饭店，还经常被你阻止。观念真是不一样。”

邱莹莹不禁思绪万千，可是，这些好观念都顶什么用呢，都不如人家一层膜顶用。她心头一酸，眼圈儿红了，扭开脸去深呼吸。即使有上菜打断，应勤还是看见了，不敢再接着说，连忙招呼邱莹莹吃菜。邱莹莹压抑住激动，猛吃了几口菜，才将欲夺眶而出的眼泪压回去，终于问出一个大方的问题，“你最近还好吗？”

“不好。本来说好她来海市看看就回去的，可来了之后她不肯回去，要我在海市给她找个轻松点儿的工作，她要留下来打工。然后她亲戚一拨一拨地来，有来海市玩的，有想找工作的，每天我那屋里最少都有四个人。不过她说，人多，省得我对她起坏心。也罢。只是这么热闹，我都没法在家做事，可又不能在公司办公桌底下打地铺扔下一堆亲戚不管。这几天连工作都耽搁了，我们老大找我谈话，谈完就让我回家洗澡换衣服，说一声臭气。可我的衣服都让她亲戚瓜分光了……”

“那两件新买的羊绒衫……”

“不知去了哪儿，找不到了。而且，你有没有轻松点儿的工作，给介绍一下？最好是文员，办公室里的活儿。”

“我自己都找不到这种活儿呢。你上网搜吧。”应勤叹息，蹙着眉头吃菜。邱莹莹心中也是叹息，但她劝解道：“你既然准备结婚了，总得开始学着点儿做一家之主的样儿，家长家长，以后当然一家子的责任主要落在你肩上了。你想开点儿吧，起码人家给你实习期，让你慢慢学做家长，总比结婚后才忽然一大堆事情都涌上来让你解决来得好。”

“你真是不一样。我同事都劝我结束，说她完全不拿我当自家人对待，净想着剥削我，压榨我。”

“人家有资本啊。”邱莹莹不由得幽幽地道。可又不愿太压迫应勤，立刻改口道，“婚姻如穿鞋，鞋子合不合脚，别人不知道，只有你自己最清楚，你自己把握吧。她既然合了你的硬杠子，总有可取之处。”

应勤叹息，“我不知道了。我现在心里很乱，一直在质疑自己。想起你高个子邻居跟我说过话，她那么清醒的人，说的总有道理的吧。”

“她男朋友今天在，否则我倒是可以请她出来跟你谈谈。”

“不过跟你说说也一样，你总能很坚决地说出本质。我也知道我不该再回头打扰你的，可是我真忍不住了。”

“没关系的。分手还是朋友嘛，别跟我客气。我们起码还是老乡。”

“是啊是啊。谢谢你。原来是我多心了。真的，跟你说说话，心情好了许多。这几天一直很闷。”邱莹莹听了，又是心酸，又是开心，都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。

关雎尔今天又是被迫加班，这几个月是他们最忙的日子，她都记不清积累几天调休假期了。可今天的加班老大不情愿，一听说便只能发短信给谢滨说抱歉。虽然谢滨说没关系，可关雎尔一想到说接送谢滨回家的是她，现在说去不了的又是她，显得早上好假惺惺，都不知谢滨怎么看她的出尔反尔。

她只能化愤怒为动力，拼命将工作赶出来，竟然速度快于以往。

她出地铁往欢乐颂走，在靠近小区时，不经意地透过一家小饭店的橱窗，看到一个熟悉的人。不是邱莹莹是谁？关雎尔惊讶，邱莹莹为了省钱，如今已杜绝吃饭店，快餐店都几乎绝迹，今天怎么在小饭店呢？她伸长脖子张望过去，看清邱莹莹

对面坐着的人，惊了。竟然是应勤。他们怎么又不怕死地走在一起？

关雎尔连忙走开，免得被邱莹莹看见。才想起原来邱莹莹今早的兴奋欢喜是因为应勤。她都不知道说什么才好。因为据她所知，不，是樊胜美偷偷告诉她，应勤的未婚妻还留在海市，两人正热火朝天地筹备结婚。那么这两人究竟是怎么回事呢。难怪邱莹莹今早这么开心，却又不肯跟她说明原委。

关雎尔心里泛着嘀咕，直着眼睛往小区走，可没走几步，却听到谢滨的声音，没错，真是谢滨在喊她。她循声看去，果然见谢滨坐在小破车里，要走出来的样子。她忙冲过去道：“你别起身，别动。你怎么在这儿？”

“我让同事帮我开到这儿。哈哈，同事奇怪了，市局的宿舍难道搬这儿来了？你们工作还真辛苦，本来想见到你请你去哪儿坐坐，现在改变主意了。你该休息，我看到你就好了。”

关雎尔的脸又烧红了，幸好天暗，不怕被谢滨看出来。“你才应该早点儿休息呢。要不，我送你回家吧？”

“太晚了，你是个本本族，晚上开车很累。我打车回去，车子扔你这儿。陪我到路口打车，好吗？”

“好的。你慢慢来，我……需要扶你吗？”

“不要，多不好意思，我两只手可以使劲。”

关雎尔只能垂手看着谢滨艰难地用两手使劲撑出车子。这一回，谢滨手中多了两根拐杖。“哈哈，拐杖，问同事借的；据说是办公室必备品。其实，遇到这种拼命抵抗的概率还是不大的，你放心。”

关雎尔脸红红地陪着谢滨走去路口。可今天她真是太忙，走路的时候看到包奕凡匆匆走出小区，神色不快。他和安迪不是今晚有约吗？关雎尔不得不分心想了想。可很快，又见到赵医生驾车从她面前过去，也是离开小区。怎么都是往外走？今晚太不正常。

可关雎尔只能分心那么会儿了。她陪着谢滨等车。刚站住就有一辆空车过去，可两人都鬼使神差地没吱声，看着空车被别人抢了。谢滨松开一根拐杖，让拐杖倚自己身上，挺不好意思地道：“还是献丑。可别说我娘娘腔。”

关雎尔愣了一下，怎么忽然说这个，却见眼前出现一条折纸的小鳄鱼。“我刚等在车上的时候折的。献丑，呵呵。”

“呀，真好玩，你怎么折的？有书吗？”

“自己想出来的。好像四只脚细小了点儿。这是一封邀请函，嘻嘻。”

“啊？”关雎尔将小鳄鱼翻到亮光处细看，果然见鳞甲上写着小小的字，“明天请你去图书馆看书，好吗？”关雎尔不由得微笑，从小到大，还从没收到过如此别致的请柬，“好啊，我正想去图书馆呢，你留个地址，我明天拿你的车去接你。”

“腿脚不利索，只能请你去图书馆了。我想去查法律书籍，真是越来越觉得法律的重要性，这一年已经以律考为目的背了很多法条，可书到用时方恨少……只能说，现在的犯罪嫌疑人也在进化，知识型犯罪越来越多，哪天还得向你请教财务审计方面的问题。”

“我还以为刑警破案就像CSI啊犯罪心理啊那样做科学的和行动的，对了，当然更需要讲法律。”

“是啊。我不想沦落到逼供信，我想我能依仗的唯有法律了。对不起，我新手上路，牢骚不断，只是我很想把事情做得合法合理。”

“多看看人文类书籍，不走弯路。我爸爸经常这么对我说。”

“对对，就是你说的这话。工具书之外多看人文书，对，不走弯路。我们以后交换书籍？明天先交换三本，怎么样？”

关雎尔窃笑，她想到钱锺书的名言了，“借了要还的，一借一还，一本书可以做两次接触的借口，而且不着痕迹。这是男女恋爱的必然初步。”关雎尔打算将《围城》作为明天交换三本的其中之一，并且一定要将书签夹在那一页。

两个人站在路口说话，也不知目送走多少辆空车，时间早足够喝上一杯咖啡。终于谢滨不好意思了，恋恋不舍地上了一辆出租车。关雎尔微笑着捧小鳄鱼回家，脸上的笑容关也关不住。

走进一楼门厅，借着亮堂的灯光看得更清楚，小鳄鱼折得非常精致，有棱有角，毫不拖泥带水，不像关雎尔小时候的折纸，可能手劲不够，经常折得面团团很有福相。放小鳄鱼在手上，可以稳稳地站住，还能掂出一点儿重量呢。

电梯迟迟不下来，但关雎尔感觉身后也有人等电梯，便回过头去看，却见到低头看着脚尖笑得更痴的邱莹莹。过会儿电梯哐啷一声门开，邱莹莹却抬起一张有点儿迷茫的脸，直着眼睛走进电梯，都没看见身边的关雎尔。关雎尔也进去，若无其事地轻轻招呼了一声：“小邱。”可邱莹莹竟然充耳不闻，抬头只看着电梯的数字